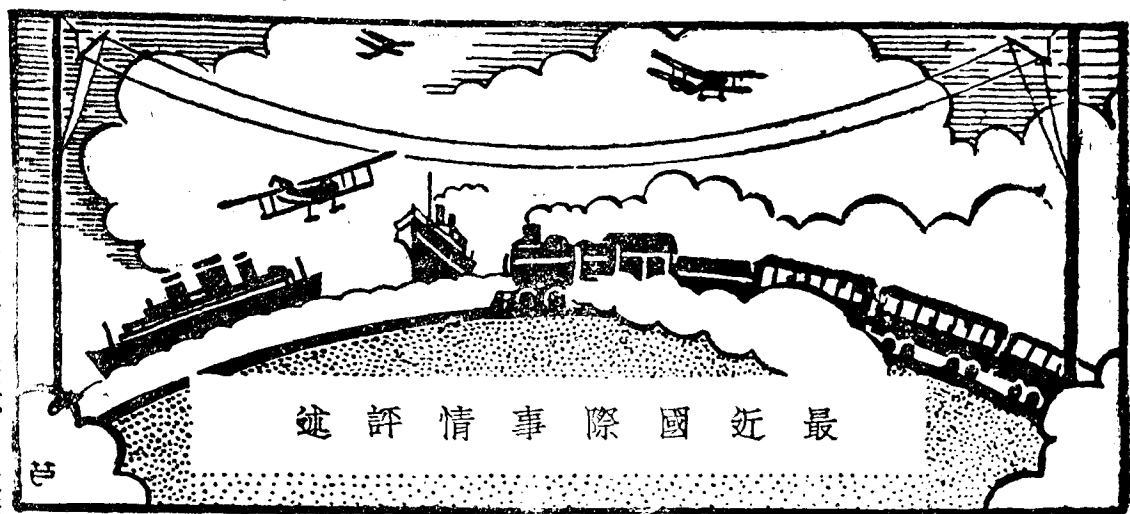






## 最近國際事情評述

### 一 羅馬尼亞政變

羅馬尼亞的政變，在我們處在遠東的人看來，也許是不足注意，但這是不明白國際政治情形者之所見；我們若把這事的背景與其關係一加考究，則此事的意義實非常重大。

我們知道巴爾幹是給人視為火藥庫的，歐洲大戰即肇端於塞拉耶伏（Serajevo）的一擊。為什麼這樣的呢？則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巴爾幹方面最為落後，故自封建國家轉變為近代國家的過程，亦以巴爾幹諸國為最遲。巴爾幹當最初是在奧托曼帝國的統治下，但卒以民族關係及列強帝國主義政策，操縱，於是分裂為許多小國，而因列強各國都欲在半島擴大其侵略，於是各小國間紛爭不絕，遂為世界大戰之源。現在雖然經過了大戰，這糾紛錯綜的情形却仍舊沒有變，不過戰前操縱巴爾幹的主要角色是俄奧，而戰後則換了法意。所以羅馬尼亞的政變，其事雖限於東歐一角，而所牽涉的範圍却是全部歐洲。

羅馬尼亞王斐迭南一世（King Ferdinand I）自一九二七年去世後，照理應該由其太子加羅爾（Carol）嗣位，但因加羅爾已在一九二六年放棄其王位繼承權，故由六歲的王孫米卡爾（Michael）繼立。可是米卡爾的父親加羅爾是為什麼放棄王位的呢？則因為加羅爾與希臘公主海倫（Princess Helen of Greece）結婚之後，別與一民女發生戀愛；當時以此關係，遂致與公主離婚，放棄王位，流浪國外，至一九二七年七月父王彌留之際，

亦不得人侍。但這到底只是表面的原因，而根本的動因，則在他與國中權臣白拉替腦家(Bratiano)的不和。白氏自羅馬尼亞建國迄今六十年來，功最大，權亦最重。羅馬尼亞王家本屬德帝的霍亨索倫系，但是大戰發生，羅馬尼亞反與德為敵者，則以白氏之力實握大權故。因為白氏及其自由黨人的反對，所以加羅爾之不得繼立，自亦不足為奇了。

故自幼君嗣位以後，國中即分裂有擁加羅爾的一派，但以白氏權勢盛甚，無能為力。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白氏(Jon Bratiano)去世，但其弟文梯拉(Vintila Bratiano)仍握政權。不過雖然這樣，反對派的勢力已漸伸張，到了二八年十一月，政權遂落於農民黨馬尼(Dr. Julius Marin)之手。自是厥後，白氏自由黨的勢力，雖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已日漸削弱了。白氏是親法的，白氏勢力的衰落，其意便是法國在巴爾幹地位的動搖，而代著得勢的則為意大利。

意大利自一九二二年慕沙里尼得勢以來，目光灼灼，即欲在巴爾幹方面求發展，對於羅馬尼亞曾竭力表示好意，如借款羅國，與之訂結仲裁友好條約，並批准比薩拉比亞為羅國所有；他方面既以阿爾巴尼亞為保護國，復與保加

利亞及匈牙利締結盟好，一步步的謀削弱法國在巴爾幹的勢力。

法國在巴爾幹方面的勢力是以小協約——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三國的協約為基礎的，而羅馬尼亞勢力的維持，則實有賴於白拉替腦家的政權，因此，意大利為分解小協約以削弱法國的勢力，必然的要利用反白氏的勢力。這樣，以六月六日，加羅爾之回國，八日在議會就任為羅馬尼亞王，宣布與海倫公主恢復夫婦關係，並仍以農民黨首領馬尼組織內閣，事雖不足道，但其影響於法意勢力却甚大。

由羅馬尼亞的事變，使我們不禁聯想到中國。我國的政治經濟，其發展的階段，正與巴爾幹諸國相同，是從封建勢力中解放出來到建立近代國家的過渡時期。而帝國主義勢力的爭逐，封建勢力的割據，則又與巴爾幹相同。巴爾幹因為那複雜的關係成為歐洲的亂源，由此以推，我國若長是這樣下去，也許成為世界的亂源罷。

## 二 歐洲經濟聯邦

自去年九月日內瓦國際聯盟大會 法代表白里安提出歐洲經濟聯邦案，一時聯邦問題成為世界論壇的中心；在這

期間，本刊曾陸續有過譯載，讀者諸君，想已知之甚悉。

最近五月十七日，白氏更進一步致覺書於歐洲的二十七國，要求各國於七月十五日以前提出意見，俾得於九月日內瓦聯盟總會召集歐洲會議。覺書內容，大要是：（一）爲使歐洲諸國共同存在的事實，更嚴肅地淨化，以確立道義的歐洲聯邦的原則，有一般的條約的必要；（二）設立代表制責任制的一機關，名曰歐洲會議，並設執行機關的常務委員會及其他軍務局以辦理一切；（三）由執行委員會起草歐洲聯邦組織的綱領，歐洲聯邦的經濟的方面須使之從屬於政治的方面。總之，聯邦的職能，在使歐洲人的生活程度提高至最高限度，以樹立共同市場爲目的，使歐洲生產與交易的合理的組織得以立即實現。至其活動的範圍，則關於一般經濟者如聯盟經濟會議決議的實行，與各國產業通路的結合，加特爾的監督，關稅累進的低下之可能性的審議與準備，陸水空交通之改善，郵政電信電話歐洲特別制度之設立；關於財政者則如對於經濟發展落後之地供給開拓資金、歐洲市場的統制、貨幣問題等。

歐洲聯邦的提議是發生於歐洲政治經濟的不安。歐洲自一九二五年成立羅加諾協定，保障萊因地帶的安全；去年海牙會議，賠償問題解決，法國撤盡萊因駐軍，德法兩國

的深仇，雖似冰釋，但因法國與波蘭捷克兩國爲同盟，德國的東境問題沒有解決，始終是和平的危機。同時，法意關係亦甚不好，意國對南斯拉夫的壓迫及巴爾幹各國的進展，因爲南斯拉夫又是法國的同盟，在這裏亦孕著和平的危機。所以爲法國計，能够有一個歐洲會議那樣地方的和平機關，實是不無意義。這是從政治方面以言。若經濟方面，則自大戰以後，歐洲建立了許多新國，各爲保護自己產業，提高關稅城壁，致經濟的流通大受阻抑。以此之故，在一九二〇年有不魯日的財政會議，還有交通會議；而一九二七年更有國際經濟會議，都想謀挽救的辦法，但沒有成功。同時，美國四十八州，內部之間，毫無阻隔，市場廣大，產業發達，却一天天向歐洲肆其壓迫。故歐洲爲謀經濟的自救，則由美國的成例，亦有此種必要。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所謂歐洲聯邦者，無非是用以謀歐洲國際關係的合理化。然而這合理化可不容易。自然倘若如白里安覺書之所述，只是由歐洲各國定期的或臨時的開會，設立事務局等，那末欲求成功，也沒有什麼不可能。不過若要再進一步謀實在的具體的發展，則確是非常困難；第一各國的國家主義者已謂歐洲聯邦的成立將破壞各國的主權與國民的文化，表示反對。而就聯邦最有關係的國

以言，德國算是最表同情的，但自斯脫來斯曼去世，右翼的自留情內閣，其能贊助自里安的提議與否，殊屬疑問。尤其是歐洲聯邦一旦實現，法國將占有支配的地位，執其牛耳，這使德國心中最為恐懼。其次如意大利，其對此計畫的反對態度，我們由最近慕沙里尼的言論，便可明白：『當白氏覺書公布的次日，墨氏即在弗維倫司公開演說，謂：『說話雖好，但是大礮、機關槍、軍艦、飛機能够說得更好！』』

又在聯邦的組織中，英俄二國的态度亦可注意。社會主義的俄國決不願意加入這樣的組織是非常明白的事。至於英國，則保守派的報紙，自去年以來已表示其反對態度，勞動黨正欲與美交歡，也當然是不肯加入此形如反美以法國爲主的聯邦；固然，英國是也同樣感到經濟流通彼此阻隔的苦痛，但是却因此故，甯另外造一種所謂關稅休戰條約。說起來這彼此爭爲雄長的、排外的獨占心理，便是一切協同運動的障礙；所以對於歐洲聯邦，雖有奧比等國的贊同，究竟是無能爲力的。

### 三 土西鐵道的開通

土西鐵道 (Turk-Sib) 者，即從土耳其斯坦到西伯利亞的

鐵道，是縱貫中亞的一條交通要道，南起路科華耶，北至西伯利亞之綏米坡拉丁斯克 (Semipolatsk) 計長千四百四十五里。自此路開通，於是由裏海灣頭遂可直達綏米坡拉丁斯克以入西伯利亞線，而自莫斯科東南行至塔什干之線與東行之西伯利亞線，這樣遂有了南北的聯絡。這形勢，正與我新疆伊犁方面的國境成一平行線。自西伯利亞線開通，而我北境滿蒙一帶，從此多事。現在，以中亞鐵路之開通，想起了我國西境，自伊犁交涉以後，相安迄今，或者又將引起變化，這是未可知的。

至俄國之建設此路，則其意義與當初築西伯利亞鐵道的爲向遠東求發展，有些不同。前者是軍事的意義大於經濟，而此則似經濟的意義過於軍事。這是五年計畫第一年的成績，本定今年五月開通，而四月即竣工，俄人的努力建設，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欲明白這路的意義，則不可不知道一點中央亞細亞的情形。普通所謂中亞者是包含查克自治共和國、(Autonomous Kaizak Republic) 與烏士培克 (Uzbek) 土克曼 (Turkoman) 太奇克 (Tajik) 三共和國及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 (Kirghiz) 而言。但是現在蘇聯的行政區畫是把查克自治共和國除出於中亞之外的。但即是這樣，其面積之

大，等於德國的二倍，捷克的七倍，若包括加查克在內，則面積百六十八萬三千零十六平方杆，過於歐洲三分之一，中亞之歸入俄國版圖，迄今尚不過六十年，在革命前分基瓦汗地（Khanate of Khiva）布哈拉區（Emirate of Bukhara）及土耳其斯坦總督轄地（Governor-Generalship of Turkestan）三部以爲統治。因爲這些地方都是風氣非常鄙塞，且有沙漠的阻隔，故即在俄政府時代，其修築鐵路，東西自裏海以至安迭強（Andijan），及由鹹湖北岸以南至薩馬爾干（Samarband），亦做了不少的建設事業。現在，自巴庫橫斷裏海，已開始航空運輸，吉爾吉斯首都弗龍才（Frunze）已有鐵路可以直達，加查克的首都則自凱齊爾阿爾達（Kzyl-Orda）移於阿爾馬阿太（Alma Ata）——即去年放逐杜洛斯基之地。太奇克自治共和國現正改成獨立共和國，直接加盟蘇聯；這樣，由六共和國合成的蘇聯將成爲七共和國。

蘇俄建築此路的目的，是想由此以驅逐每年過於一億元的棉花輸入。因爲中亞一帶，向以產棉著於世界。大約六世紀頃，薩馬爾干首有我國棉花的栽培，成績甚好，迨一八七一年，以美棉的移植，於是遂一躍而爲世界棉產地。一九一五年，收穫千八百九十四萬三千普特（ $\text{Pood} = 40$

Pounds）。在那裏，棉花是稱爲「太陽的孩子」的，因爲棉之種植與收穫，都是在夏季四五月間太陽光下。革命以後，收穫減少，一九二七年時爲千二百萬普特。除棉花外，稻米種植，亦甚有望，惟稻之需水，比棉爲多，據說自七倍以至九倍，故水量不足之地，將易米爲棉云。

該路幹線，上跨伊犁河，正當我伊犁境外；沿河一帶，米棉的栽培頗盛，且有漁業。在塔什干、阿爾馬阿太、安迭強諸地，我國僑民多至四萬以上，向來大都都營商業，今則以蘇聯政府的壓迫，大半藉勞動以生活，或者種植果樹，作其他副業。故在諸地，我國都置有領事，向來是由新疆越山乘馬以至任，非常困苦，自此路成，便可由西伯利亞鐵道以往了。

加查克共和國面積三百九十六萬平方杆，其百分之五十四爲牧地，人口六百五十萬，十分之九是從事農牧的。故文化甚低，當革命以前，能讀書識字者百人中不過二人，現以努力於文盲的掃除，就學兒童已達十分之二，惟教師人才頗爲稀少，實一困難。該地如煤油、煤炭及金屬等，蘊藏甚富；以鐵道的開通，將來的開發是很有希望的。首府爲阿爾馬阿太，是有名的蘋果產地。

者，即加查克語「蘋果之父」的意。

由阿爾馬阿太南行，即至塔什干，是中亞商業的中心地，佔著比莫斯科還大的面積，自昔即是政治的中心，現為烏士倍克共和國的首都。烏士倍克人自稱為成吉思汗後裔，這或者是可信的。人民多奉回教，文化程度較查克人稍高。其地產物有棉花水果及煤油煤炭等，牧畜事業，尤為發達。現在正聘請了美國技師，計畫棉產的改良，及灌溉等事。阿穆大里河（Amu Daria）是中亞的第一大川，現為擴張棉業栽培，已完成了很大的灌溉工程。這樣，以俄人的努力建設，中亞前途，實具遠大的希望。

惟我們由此可知所謂共產主義者，決不是一般所謂『你的便是我的』那樣的意義。若照此說，則是昔日君主官僚對於人民財產毫無保障的辦法，這是所謂『共進』，是分贓的共產。總之，不論任何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好——必須以發展生產為基礎，纔是辦法；不然，以他人的富有而主打倒共分，那是強盜的分贓。這一點，是我們所當認清的。

#### 四 勞動黨的資本主義化

勞動黨內閣自成立迄今，計一足年，在這期間，外交方面成績之可觀者，如海牙會議、倫敦會議、巴力斯坦事件

，埃及事件以及印度問題等；我們實看不出其與資產階級的政黨有什麼不同；反之，在內政方面，則失業日增，以經濟恐慌的到來，尤束手無策。以是之故，各方面羣起攻擊，內閣前途，非常黯淡。勞動黨內閣現在實處於保守黨、自由黨及其黨內急進分子的三面的圍攻中；在保守黨方面，如前首相鮑爾特溫、前外長張伯倫、前財長邱吉爾三人，提出動議，要求即速設立特別委員會，審查關於倫敦條約的報告，表示一種與政府挑戰的態度。同時在自由黨則要求履行所約，在內閣執政期間，實行比例代表制，表示若不實踐此約，自由黨當撤回其對勞動黨的援助；這樣，因為勞動黨並不是多數黨，其意實無異拆勞動黨內閣之臺。但是，最足使勞動黨威信掃地者，實為本黨內部的攻擊。麥克斯登的左派既對內閣表示反對，致麥克唐納不得不宣布退出獨立勞動黨。最近，國璽尚書湯麥士（J. H. Thomas, Lord Privy Seal）所視為左右手的藍卡斯脫公（領尚書馬斯來，Sir Oswald Mosley, 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又以對湯麥士的救濟失業政策表示異議，提出辭職。

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下院說明其辭職理由，並在勞動黨議員總會中宣布內閣蔑視對國民的公約，指摘政府失業政

策的不當；據他的方案，是發行二億五千鎊的公債，以謀產業的振興。勞動者在六十以上與以養老年金使之退職，同時延長義務教育的年限，使青年勞動者之數得以減少。他以為要這樣纔與勞動黨所揭的政綱「勞動與國家」(Labour and Nation)無所反背。結果，馬氏案以二一〇對二九票的多數，致遭否決。但在保守黨方面，亦以失業問題無法解決，對湯麥士提出彈劾減其俸給案。這議案算以十五票的多數而否決，然勞動黨處於四面楚歌的形勢，我們是不難想見了。

自馬斯來的去職，這在內閣，雖似去一伴食大臣無足重輕；但是以後，馬氏必將高唱急進的社會主義的政策，在下院內外實行活動，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這樣，在十月初的勞動黨常年大會，必將隱然為一種勢力，與勞動黨的存在以威脅。

但是，當此危機急迫之時，勞動黨內閣為什麼能繼續存在？則我們要知道第二國際系統的政黨，他的發生是在資本主義全盛時代，故欲以議會政策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然而現在，資本主義已進到沒落期的第三期，經濟的恐慌、生產的矛盾，只有使社會問題更為嚴重。此種政黨，固不獨英國如此，其他如德如法，都如這樣，已完結了歷史的

使命，在這時候，他要從這資本主義的基礎，來謀建設與改造，勢必至轉而維持資本主義。勞動政黨的資本主義化乃是環境所決定的運命。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如保守自由兩黨雖對之表示不滿，但為的要維持資本主義，甯暫時利用這外表是勞動者的政黨。所以泰晤士報(The Times)的社論「埃及與勞動黨政府」中有云：

凡對於我帝國利益抱有遠見者，及希望此完全與黨派異同相分離者，都覺得欲處理我們今年巨大的問題——如海軍會議、帝國會議、埃及，尤其是印度問題，則一個勞動黨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若其有人懷疑這點，則要請他一想若在野黨是強大無經驗的勞動黨，他們從來沒有在任上擔負過這樣重大責任的，那時的情勢將為如何。因為現在不如這樣，所以如海軍會議那樣，能收全國一致之効……所以我們能夠超然於路德喬治與斯諾登的重復聯合，保守黨與其新伙伴所表示的不和；因為此兩種運動的直接結果，都是使勞動黨得以保其政權至較常久的時期的。——(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

泰晤士報是主張英國利益的保守黨的機關報，這利益是向來勞動黨所反對的，但却主張勞動黨的維持是一樁要事，並且要使勞動黨得以保有較長的政權；這樣，甚至以保

守黨暫時的不和而自幸，以自由黨與勞動黨政府的結盟爲可喜。此種勞動黨的政府，無怪工人是一天天對之失去信仰，左派分子每天致其警告，謂羣衆已經離心，勞動黨政府的欺騙已經暴露了。質言之，現在英國的勞動黨，已只是應付世界恐慌中帝國主義的需要；印度與埃及問題，海軍會議與帝國會議，還有是謀資本主義的合理化的一個機關而已。

## 五 裁軍條約的批准問題

整整開了二個月的五帝國主義強盜的軍備裁減會議——即所謂五強會議，結果算在英美日三強之間來了一個妥協；但是這個勉強的妥協，要正式成立，在議會得到批准，却也困難異常，直到於今，還是在爭執中。

美國方面，自五月一日胡佛總統對上院提出批准倫敦海軍協定的要求，上院外交委員長波拉當於七日召集委員會，開始討論。本來，關於協定，倫敦會議美國專門委員瓊斯提督已有反對。而上院海軍委員長海爾的指摘批評，尤爲激烈；照他的意見，以爲美國是否以八吋礮巡洋艦十八隻，便算滿意？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前却只有十五隻，這是否足以保持美國的安全？又，對於日本補助艦的比例是否

太寬？他提出這樣的疑問，同時太平洋岸加省所選出的上院議員約翰遜，亦於上院會議中表示反對。照美國憲法第二條的規定，條約的批准必須經過上院，總統始能付諸實行，而上院的批准又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票。現在共和黨在上院議員九十六名中雖占五十六名，較之民主黨之三十九名爲多數，但却不足三分之二。又由美國舊例，關於內政問題，政府派之上院議員雖可遵其黨中首領總統的意旨，但外交問題尤其是條約問題，上院却有特殊的傳統的立場，可以不受黨的節制。故當會議之時，胡佛總統即認清此點。特於上院中，選任共和黨的里特（Reed）及民主黨的魯濱遜（Robinson）爲海會全權。這意思無非想在批准條約時能夠與以便利。然而直到記者執筆時，還是異論迭出，表示反對。胡佛總統至召還駐英大使道斯（因爲他曾任過四年的上院議長，且是造成英美協定的主要人物），以爲調停。到了最後，這或者可邀批准，但我們由此可知帝國主義間的妥協是何等的困難了。

至於英國方面，則在海軍軍人與保守黨內，斥勞動黨內閣之誤國者亦不在少數。他們以爲英國於八吋礮大巡洋艦既不及美，而五十四萬噸的補助艦，以之保護領域遍世界達於千三百萬方哩的廣大地域，究竟是非常困難。因之，

保守黨的邱吉爾謂這次條約名為英美同等，實則非是，這不過是英國正式的承認對美海軍力的劣勢的意義；故保守黨對於這次條約，不能負絲毫責任，即保守黨對於全部的情事，有重新加以審議的自由。但雖然這樣，自由黨的路德喬治却對此表示贊同，謂「這次倫敦會議英美日三國所成立的諒解是比百隻的巡洋艦還可寶貴」，不過在英法意三國間不能同樣的成功，殊未免遺憾。這樣，在英國，倫敦協定的批准或是比較容易，因為當此經濟恐慌失業問題鬧得非常利害的時候，保守黨的消極的諒解是可能的。

日本方面在當初成立協定的時候，內閣與軍部的意見即有衝突；所以到了五十八議會討論海軍協定的時候，加上反對黨的利用，軍部與內閣間的衝突遂以擴大。由海軍軍令部長加藤寬治的意見，以為政府不顧軍部的意見而貿然決定海軍兵力，實干犯統帥權；而以此條約所定的兵力，欲其盡國防重責，實為難能，故為彌補此種缺陷，應於其他方面有所擴張，這樣，要求由軍事參議官會議加以審議。其後，以海相財部全權的回國，政府為避免政潮，由海

相直接解決。結果，加藤軍令部長辭職，統帥權問題算告一段落。但是日本憲法，條約的批准，須經樞密院的審議，然後由天皇裁可。這樣，條約的批准，還有一重難關必須通過。

最近美國國務卿斯汀生關於倫敦條約為要求批准，用無線電向人民放送其意見，這當中有云：「平時只練習戰事的軍人，他們的相信以為對於戰爭的惟一防禦手段便是戰爭。」這句話的意思，便是指現在反對條約的多是軍人，他們以為這樣國防就要發生危險。而由那些政治家的意見，則以為消弭戰爭，不只戰爭的手段，還有其他平和的外交手段，這是一般軍人所不知的。然而這樣的說法，到底只是表面。我們若一考現在國家的本質，及最近那種恐慌的局面，則裁減軍備正是資產階級預備戰爭的第一步；不過目前時機未至，經濟困難，不妨大家妥協。故在這大前提之下，軍人的意見，亦即是資產階級欲維持其所有，擴充其所有的衝動的意見，到底免不了暫時退讓的。

——記者——

